

## 住院收到玫瑰花

◆ 赵 慧（化名） 河北省阳原县 老师

说起得病，还得从2003年说起。那一年陪丈夫去北京看病，顺便检查了自己的身体，结果被告知得了风湿性心脏病。

当时医生建议马上手术。可是光手术费就要十多万元，当时我一个月只挣400多元，和丈夫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1000元，加上那时没有医保，根本负担不起这么昂贵的手续费，这还不包括检查、药物以及身体恢复所需的费用。所以病就这么拖了下来，为此我也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

2015年，我又被发现得了子宫内膜癌。接受医生的建议，我到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放疗。复查时，医生建议还是先做心脏手术，这样会对癌症的康复有帮助。所以我又辗转去阜外医院接受了心脏手术，万幸手术很成功。

在这两家医院住院的时候，我感觉医生和护士都不错，没有感到平常人们说的那种医患关系紧张。协和医院放疗科的医生每次见到我，都很热情，知道我身体不好，都是主动为我搬椅子、倒水。有时候挂不到号，医生还主动为我加个号，让我来医院一次尽量把事情都办完。护士也很好。

我记得有一个护士每次见面都笑嘻嘻的。放疗前需要做一些调查，她都是喊完名字就主动走到病人面前，帮助病人填写各种表格。还有一次放疗时正好赶上“三八”妇女节，护士们抱进病房好多玫瑰花，我以为是送给某个护士的，结果却分给当天住在病房的女病人每人一朵。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玫瑰花。

现在看病容易了很多，尤其是医保，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以往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病，挂不上号是常事，现在都是网上预约，预约好了之后才到医院。为治病，我前前后后花了30多万元，医保报销了将近15万元，给家里减轻了不少压力，不然30多万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整个医保报销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办事，也能耐心解答问题，大家都觉得舒心不少。

眼下，我感觉身体正在恢复正常，皮肤也变得越来越好，也不再有过过去那种休息不过来的感觉。总的来说，现在看病越来越方便，医保报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报销比例也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 张一琪整理



## 全民医保惠农村

◆ 董双全 湖北省洪湖市中医院 药剂师

生在湖北省十堰市白浪镇农村的我，家里条件有限，对生病住院印象很深。

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生病住了好几次院。医院离家很远，父亲一住院，家里的生活节奏立刻乱了套。更糟糕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全家人愁眉不展。那时没有全民医保，村里大部分人看病都是自费，真是“看病难、看病贵”。家里因病致贫，本应属于我的童年快乐烟消云散，现在想起那些苦日子还有很多酸楚。

最近几年我经常回老家，发现村里的医疗条件有了大改善。以前的卫生站和私人诊所都没了，在距离村子不远的镇上，建起了气派的医疗卫生服务站，还配备了救护车，就诊环境也变好了。

血吸虫病是我们那里的地方病，很多人深受其扰。去年过年回家，听说医院对血吸虫病提供免费检查和治疗，村里好多人都去看病了。起初我还不相信，就叫上父亲去医院查看，结果发现真有专门挂号的地方，把身份证给医生，马上安排抽血化验，真没花一分钱。当天下午就拿到检验结果，父亲的身体很好，一家人顿时很开心。

前段时间，父亲腰痛得厉害，家里人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给父亲照B超，说是有肾结石，不大，吃药就能缓解。于是给开了5盒药，一共250多元。对农村来说，这药确实不便宜。好在家人都参加了“新农合”，能报销40%，药费一下子减去了100多元。父亲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很激动。

这几天在广州工作的舅舅回村。以前舅舅每次回广州的家一定会带回很多药。他在广州生活压力大，小伤小病能不去医院就不去，能节省一点儿是一点儿。这次他却不再买药回去，因为现在医保可以异地结算，在广州买也一样。

这些小事让我很感慨，有对比才能感受到进步。国家对于全民医疗体系的改善，确实下了不少功夫，我们都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获得感。我家所在的农村再也不会有“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住过一次院，3年活白干”的困苦和心酸了。

本报记者 叶 子整理

这5年来，医改取得重大成绩，筑牢了覆盖13亿多人口的基本医保网，实现了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取消药品加成等重大改革突破，初步完成了搭建医改“四梁八柱”的阶段性任务。取消药品加成，推行药品流通“两票制”和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切实降低虚高价格，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让民众能用上质优价廉的药品……这些变化，老百姓都有亲身感受——

# 如今看病不一样



## 异地报销不再难

◆ 姜忠涛 中建二局 退休职工

2004年，我从单位病退，从北京搬到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居住。

由于患有糖尿病，为了开药，我每个月都要开车跑到北京朝阳医院。后来我办理了医保异地安置，在燕郊看病，每月的费用需自己先行垫付，到了年底集中全年的单据交到单位，由单位再转至北京医保经办机构手工报销，一般每次要一两个月才能报销回来。那时，我就有个梦想，什么时候能够像在北京看病一样，直接刷卡就可以报销呢？

像我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普遍。由于燕郊地区生活成本较低，距离北京又近，所以这里居住了几十万北京医保人员。他们中既有退休者，也有在职职工，平时看病多选择燕郊当地的医院。但由于参保地在北京，在河北和北京医保联通之前，这部分

参保人员在燕郊看病属于医保跨省异地就医，需要先全额垫付，然后再走手工报销程序。

能不能在医院实现直接结算呢？为这事，我们去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局打听过。人家回答说，北京与河北两地的医疗保险在统筹层次、报销标准、物价项目和收费票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实现异地就医持卡直接结算存在诸多困难，基金跨省监管也存在难度，所以即时报销暂时还实现不了。

从全国来看，这个更是普遍现象：很多老人随着儿女的迁移离开故土，还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到海南、云南等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城市置办房产，安度晚年。但由于他们在原籍所在地参加医疗保险，在居住地就诊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就成了

问题。估计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的确很困难，慢慢地我也不再为此焦虑。

没想到没过多久，就听说了一个好消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京冀两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全国率先签署跨省医保直接结算协议，燕郊的医院与北京医保系统顺利联通。

今年1月5日开通异地即时结算首日，我便兴冲冲来到燕达医院，拿着社保卡一刷，看病化验、药费等有关数据便直接上传到北京市医保中心实现直接结算。今后看病再不需要攒单子、拿回北京递交单据，长时间等待报销。结账时只付自己应付的部分就可以了，医保报销的部分则由医保部门和医院之间结算。如今看病可真是太方便了！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 三顾医生治感冒

◆ 孙海波 广东省珠海市 公务员

两个月前，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感冒。起初没当回事，头疼脑热的，见得多了，按照套路自己治疗，第三天没扛住，高烧不退，去了医院。

10分钟出查血结果，医生看了看说，病毒引起的感冒，没事。开点药吧，退烧的、缓解感冒症状的，再加点儿中成药抗病毒，差不多了。抗生素就不开了，输液也用不着。感冒有个过程，不要太着急。

将信将疑，烧得这么厉害，搁在以前，直接输液了。记得女儿不到1岁，两次门诊看感冒，都看成了住院输液，那样子想想就可怜。现在可好，医生主动说不用，我还嘀咕，这病能很快好吗？

回家，凭借老经验，挑着服药。两天后，中烧低烧轮番上阵，还多了痰咳，人快活得没精神，第六天又找回医生，让认真再看看。医生说药基本还是那样，微调一下，估计是身体不比年轻时，恢复得慢。加个微信，有情况及时说。

发烧止住了，咳来咳去不见好。就一天换一种药，中间又去复查。医生很肯定地说：药是对症，可能是流感，恢复慢。这样，一次重感冒，前前后后十多天才痊愈。

去医院看个感冒居然这么久，放在以前那不得各种着急抱怨。记得前些年，凡高烧的感冒，医生第一时间就让输液，医院收入多啊。自己也不觉得有问题，好得快啊。后来觉得，老是这样动不动输液，还不把病毒给惯坏了？现在虽然痊愈得慢一点，可对身体的伤害小了很多。

换位思考。医生接诊我3次，坚持基本判断和用药，没开抗生素、没输液，这得有强大的心理，蛮不容易的。估计在医生眼里，我就是个过度治疗的标本，可他不好意思说，于是加了微信，释放出沟通的信号。重感冒的确需要一个治疗过程，这位医生为我考虑，虎狼药还是尽量不要用。可这也需要患者的理解，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由此看来，医生和患者如果多一些沟通和信任，把各自想法敞开了，估计这治疗过程就会愉快一些。

## 县医院越变越好

◆ 陈希国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 退休公务员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自然规律。退休后，我的身体逐渐转差，一天到晚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大病小病总不断，隔三差五去医院。

我们县医院前些年条件很差，房舍破旧，设备简陋，专业医生奇缺、看病很不方便。2012年的一个夜晚，我突然腹痛不止。我家离医院走路要用1个小时，坐车也得10分钟。那时县医院还没有救护车，孩子们在大街上找来了一辆三轮拖拉机，我站在车斗里坚持到了医院。之后前屋挂号，后屋找人，看上病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大夫也没咋检查，只是简单看看，说是气滞造成的。还别说，这么一折腾，气通畅了，肚子竟然不疼了。也没确诊是啥病，稀里糊涂就回家了。

最近这几年，县医院的变化可太大了，选新址，盖新楼，购置新设备，引进新人才，各个方面大有起色。今年9月的一天，我头晕很厉害，家人立即打120，不到10分钟救护车就开到我家楼下。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脑梗复发，必须住院。经过县医院医护人员一周的精心治疗，我痊愈出院。

如今我们的县医院不仅设备先进，医生的服务质量也很优良，费用也不贵。我住院一周，去除医保报销的部分，自己才花500元。可以说，现在看病不难也不贵。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也喘不过气来。住院那会儿，一看对账单，我的心就“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不知道又要花多少钱。那都是成千上万的数字，我家能有几个千元、几个万元呀？

要不是农民也有医疗保险，得了大病恐怕也只能在家等死了。除了医疗保险，还有对农村低保户的大病救助，连医药费自费部分国家也给报销一部分。我们村的张良德得了“不好的病”，治病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元。他儿子前些年做生意亏了，也不敢回家，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还有孙子孙女。听说国家给他报销了10多万元。

我记得10多年前刚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那阵子，村干部整天上门宣传动员，可大伙都不相信，也不愿参加。现在保费涨到每年100元，我们都争着交。对于独生子女户、“双女户”、低保户和残疾人，政府还减免保费。“新农合”政策是为咱农民着想哩！

现在外地人在我们村打工，医疗保险的保费也在村里交，报销也在村里，不用再来回跑冤枉路。新的医保卡上都带照片，我们村在杭州打工的老乡得了病，在当地就能报销，看病越来越方便了！

朱忠元整理